

教育部通識教育
譯著系列叢書

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Martha C. Nussbaum

主譯 | 國立編譯館
譯者 | 孫善豪

國立編譯館與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 合作翻譯發行

CONTENTS

部長序	i
導讀	iii
作者序	001
導論：舊式教育和思想學院	009
1 蘇格拉底的自我檢驗	025
蘇格拉底的探尋	030
蘇格拉底主義與人文教育：斯多噶派	041
蘇格拉底的理性及其敵人	050
現代課程中的蘇格拉底	057
2 世界公民	067
古希臘與羅馬的世界公民理想	071
當代教育中的世界公民	088
3 敘事的想像	107
幻想與驚奇	112
文學與同情的想像	116
課程中的同情：一個政治議程？	124
世界公民、相對主義，與認同政治	134
4 非西方文化研究	141
描述的錯誤：沙文主義與浪漫主義	147
規範的錯誤：沙文主義、田園主義、懷疑主義	162

	自由與個人	172
	異文化教學的目標與限制	179
5	非洲裔美國人研究	183
	種族、文化和恥辱：哈佛個案	188
	羞恥、自我尊重，以及非洲研究	200
	「忠實的夢想」：當代美國大學中的非裔美國人研究	207
	種族和學術界：緊張和衝突	216
6	婦女研究	235
	婦女研究與婦女的排除	241
	婦女研究和各個學科	246
	婦女研究的課堂：說教？	255
	女性主義思想、扭曲的偏好與民主	271
7	人類性行為研究	281
	性行為和「社會建構」	286
	性行為：古希臘與現代美國	294
	大學部課程中的性研究	302
8	教會大學中的蘇格拉底	323
	聖母大學：多樣性與受檢驗的生活	329
	楊百翰大學：由理性而來的啟示？	348
	聖母大學與楊百翰大學：公民的兩個方向	364
	結論：「新的」人文教育	367
	索引	377

導讀

苑舉正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Martha Nussbaum (1947-) 於 1975 年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當今最知名的美國哲學家之一，目前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她原先的研究領域是古希臘羅馬哲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後來領域擴張至其他例如法律、人權、宗教，甚至南亞研究等。她於 1997 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是她多本重要著作中的一本，分別在 1998 年獲得美國大學與學院聯盟那斯書籍獎 (the Ness Book Award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以及在 2002 年獲得葛維梅耶教育獎 (the Grawemeyer Award in Education)。尤其是在 Nussbaum 那極為廣闊的研究領域之中，這一本書具有特別的意義。

這一本書的重要之處很多，但其中最為關鍵的地方在於如下三點：第一、對於哲學教育的提升與堅持；第二、對於自由教育（也就是通識教育）的詮釋與捍衛；第三、對於多元教育的釐清與前瞻。這三點之間形成一個時間上的順序，也就是哲學教育是過去的珍貴遺產，讓我們可以從前人的智慧中發覺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通識教育是現在美國大學教育中的實際情況，不但承襲

了前人的智慧成果，也未來的發展提供一個結合理論與實踐的願景。多元教育是未來的方向，也是全球人類追求進步與民主的保障。在極為廣闊的研究領域中，Nussbaum 透過這一本書，詮釋了許多哲學科目，例如蘇格拉底、犬儒主義、斯多噶學派、文學創造、多元文化論、女性研究、性別研究以及宗教研究等，並以融貫而且論理的方式，將它們結合在一起，層次分明，立場堅決。

總覽全書，Nussbaum 的哲學立場，可以稱之為「倫理普遍主義」(ethical universalism)。這並不是一個特定的立場，而是一個長期在哲學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論證出來的結果。然而，倫理普遍主義並不是一個能夠以「標準答案」下定義的立場，但即便如此，她卻非常堅定地宣稱，任何涉及倫理議題的討論，必不能以狹隘的區域主義(parochialism)為限，而應當普遍地納入所有人做考量。這一個堅定的宣稱，來自於古希臘羅馬哲學家思想的精華，其中包含蘇格拉底的「自我檢視」(self-examination)，犬儒主義哲學家戴奧尼斯(Diogenes of Sinop)、斯多噶學派哲學家賽內卡(Seneca)、羅馬的眾議員西賽羅(Cicero)、羅馬帝國皇帝馬庫斯·奧瑞里斯(Marcus Aurelius)，甚至代表古希臘之文學、藝術與創作的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這些思想的介紹，構成本書的前三章，分別是第一章〈蘇格拉底的自我檢驗〉；第二章〈世界公民〉；以及第三章〈敘事的想像〉。這三章分別代表三個問題的回答：為什麼人人要從事自我檢驗？為什麼我們要做世界公民？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敘事的想像？

蘇格拉底的名言是：「一個沒有經過檢驗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這句話告訴我們人生存在的意義與目的。這個意義就是不斷地去質疑自我以及他人言之成理，甚至感情用事所做出來的判斷。若是沒有目的，這種質疑是毫無用處的。因此，蘇格拉底也同時提出他從事哲學質疑的目的，也就是發揚民主。「發揚民主」

這句在今天聽起來像是老師常談的話，居然是蘇格拉底哲學的目的？乍聽之下，這個判斷似乎令人感到有些失望，因為這不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嗎？面對這個問題，Nussbaum 做出非常專業的哲學分析。她認為，若是不能夠指出什麼是一個公民應當具備的素質與思想，徒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於提振每一位公民的自我檢視能力，但是這種能力的提升，卻面對兩項反民主價值的因素：傳統與情緒。

人類的傳統往往決定了生活的模式，古希臘的城邦也不例外。斯巴達的軍事政體與雅典的直接民主在古代就構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事實上，即使在雅典政治中所推行的民主政治其實也是以成年男性公民為主導的「不平等民主」。面對這種傳統，蘇格拉底在雅典廣場隨意向往來於廣場的各種人士進行理性對話的工作，往往讓其他的「高貴人士」感到不恥，認為蘇格拉底所做的事情不但無助於國家，甚至會蠱惑年輕人對傳統文化所抱持的堅定信念，反而顛覆了傳統價值。顛覆傳統是不被允許的，蠱惑人心更是不能忍受的。因此，蘇格拉底不但在雅典受到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著作《雲》的嘲弄，還最終以「蠱惑年輕人的心靈」，很諷刺地在歷史中不斷以民主政體而自豪的雅典法院中被判了死刑。

另外，即使能夠從傳統的束縛中掙脫出來，人依然有可能受到情緒的影響，以致於展現個人主觀的一面。當蘇格拉底強調理性的對話與思考有助於我們擴大視野，從宏觀的角度檢視生活中的一切時，人人卻有可能因為當下所蒙受的待遇，而引發各種喜、怒、哀、樂、意、慾、情、仇等情緒。人擁有情緒是正常的，但是人不能夠活在受情緒籠罩下的生活中；人應當以公民的身分活在具有反思能力與理性辯證的民主環境中。因此，Nussbaum 詮釋蘇格拉底的民主理想時，她說：

事實上，蘇格拉底很清楚：要有一個堅強的民主、要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則論辯是不可或缺的。為了培養出反省的和慎思的民主、真正以公共利益為念的民主，而不僅僅是各種利益團體相互競爭的市集廣場，我們就必須生產出具有蘇格拉底式能夠的公民、能夠為自己的信念說出道理的公民。如果人們的投票只是根據某種從脫口秀而來的情緒、而從不質疑，那麼這對民主是很不好的。（英文原書頁 19）

健全的民主政治是 Nussbaum 全書中的理想，也是教育全民的宗旨。因為這個理想，所以她明確地指出，真正代表蘇格拉底思想的後繼人，不是那位支持「哲學家皇帝」的柏拉圖，而是斯多噶學派。當柏拉圖強調數學能力與專業政治的訓練時，蘇格拉底著眼的卻是一般的人，以及這些人所共同具有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能力。如果哲學的目的在於透過理性進行全面的思考與溝通，那麼在面對一個以所有人為訴求的社群中，民主的理想依然是實現的目標與核心。在這時候，原有的公民理想自然而然地也就擴大成為世界公民的理想。這是斯多噶學派普遍理性思維下所提出的論證，但是在從蘇格拉底過渡到斯多噶學派哲學的進程中，還必須透過犬儒派哲學家，尤其是戴奧尼斯的「怪異行為」來理解。

戴奧尼斯的行為有多怪異？這從歷史中的紀錄就可以發現。他因為毀壞貨幣（一個約定的象徵）而逃離家鄉斯諾普（Sinope），到雅典追求自由的生活。在這個充滿自由與公民的社會中他拒絕任何資助，活在市場角落的一個桶子裡。他輕視任何約定俗成的舒適與享受，卻完全無視於一般人尊敬的王公貴侯與知識分子。歷史中曾經記載，他無視於亞歷山大大帝的垂詢，只對他說別擋住我的陽光。他也曾經以嘲笑的方式，回應柏拉圖對於他生活方式的看法。他曾經宣稱，自由是人世間最為珍貴的物

品，貧窮應當與心靈的自由結合。這些相當令人詫異的行為，是怎麼能夠與蘇格拉底的民主理想結合在一起的呢？答案就是「作一個世界公民」這一句由戴奧尼斯所說出來的話。

戴奧尼斯的老師是安地斯提尼斯（Antisthenes），他本人就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犬儒派的創始人。犬儒派追求一種簡約的生活，強調德行。然而，任何任人都可以想像的出來，在一般講求奢華與富貴的生活中，這種儉樸生活的推動，需要先引發他人的注意之後，才能夠向他人說明，選擇儉樸生活與從事德行行為的意義。我們試想，當我們執著於日常的名利時，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些讓我們終日汲汲追求的價值，究竟是真實的，還是因為我們侷限於外在環境所產生的情緒呢？往往，經過深刻反思與擴大視野之後，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所在意的是一種情緒上的接納，受到傳統風俗的影響，導致我們在主觀上傾向於接受某些特定的價值。這些價值在其他的地區可能就不是那麼受到重視。文化上的相對性就是讓我們執著於眼前價值的原因，一旦我們將視野擴大至人類全體時，這些價值終將因為侷限於特定區域與文化而顯得毫無意義。因此，犬儒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引發我們思考如下問題，什麼才是對於全體人類而言有意義的事物？

這是蘇格拉底的問題，經過戴奧尼斯的發揚，在斯多噶學者身上獲得實現的機會。賽內卡是 Nussbaum 心中這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的原因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世界公民」的理念獲得延伸性的發展。在強調理性與道德原則的規範下，賽內卡說，每一個人都屬於兩個不同的社群，一個是屬於全體人類的社群，而另一個則是我們出生時所歸屬的社群。理性與道德能力讓我們認知這個屬於全體人類共同社群的優先性，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當忽視屬於每一個人的在地社群。我們應該透過理性的運用，將對於在地社群的關懷逐漸擴大，直到涵蓋所有的人為

止。Nussbaum 也認為，賽內卡的觀念，不但為「世界公民」的觀念作了最佳註腳，後來還影響哲學家康德，尤其是他在《道德底形上學基礎》中所談論的「目的王國」，就是賽內卡類似概念的延伸，並成為今日人權概念的基石。

在〈敘事的想像〉中，Nussbaum 延續對於斯多噶學派哲學的討論，將理性化解仇恨的力量，透過戲劇或小說的方式，以想像力的發揮呈現化解誤解的可能。這一部分強調我們每一個人在做出判斷時，往往會因為當下不滿的情緒，或是傳統所引發的仇恨，對於某些人或對他們所做的某些行為充滿怨懟。想像力的發揚，可以讓我們從當事人的角度，看待做出這一件行為的理由。正如統我們在看一部電影時，一個人，無論好壞，不會在完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做出令人髮指的行為。想像力能夠為我們解除迷惑，理解一個行為發生的原因。這種想像力能夠化解仇恨的原因，在馬庫斯·奧瑞里斯的解釋中是很清楚的。這位羅馬帝國的皇帝認為，我們透過想像力，可以將某人原先令人產生惡感的行為解釋成為可以理解的對象，甚至能夠產生諒解的可能時，我們極有可能發現原先令我們憎惡的行為，其實有被理解的可能。雖然這裡所說的可能性不是絕對的，但透過想像他者行為的合理性這一點而言，確實是能夠化解許多仇恨的。

在說明完哲學教育的歷史功能之後，Nussbaum 將古代哲學的成果，尤其是蘇格拉底的教育理念，用來表現、說明，甚至嘉許美國高等教育中普遍所採行的通識教育。她不諱言，美國的高等教育中，行之多年結合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作法，在歐洲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中並不存在。美國高等教育執意將通識教育推廣至每一位學生的作法，其理念基礎，正是因為接受了蘇格拉底的教育精神，堅持每一個人的受教權利中包含認識世界及理解其中差異的可能性。在堅持納入通識教育的過程中，美國的高等教育

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發展，持續注意客觀環境的轉變，從自我檢驗的方向，落實蘇格拉底的哲學精神。然而，美國的通識教育在推展的過程中，一樣必須面對校內外兩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校外的阻力，其來源是美國的保守主義。正如同蘇格拉底在兩千多年前所面對的挑戰，有許多保守的人認為，持續以論證的方式詰問對方對於信念做出自我檢驗的結果，必然最終導致傳統價值受到被顛覆的命運。在美國，這種傳統價值，當然就是以基督宗教為主要的背景。在教會積極參與高等教育的事實下，有時候這種堅持保守的精神也被帶入校園中，甚至認為強調蘇格拉底教育的哲學詰問相左於基督教義中的信仰。但是在長期教育下，大多數的美國學生可以理解，在追求作一個民主社會中的健全公民的過程中，傳統價值的維護與個人信仰的維護之間，不但沒有衝突，甚至可以發揮互補的功能，讓信念受到更為理性的保護，也能夠讓理性落實在捍衛信念的感動之中。整體而言，保守勢力的反彈，是「過去的」問題，而真正的問題，來自校園中對通識教育的另一股反對力量。

Nussbaum 認為，真正造成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產生反抗效用的是，在校園中掀起的新學術浪潮，也就是那股對於真理與客觀性的質疑，或者簡單說就是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後現代主義。我不能說 Nussbaum 是不是有什麼「反對情節」，但她在有關後現代主義所導致的「問題」上，不但立場極為明確，並且指明後現代主義大師，諸如達悉達（Jacques Derrida）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之思想，不是「不值得一讀」，就是「缺乏概念上的清晰性」。不但如此，她甚至於列舉所有美國哲學家，並認為他們雖然立場與觀點各自不相同，但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捍衛知識客觀性（除了羅蒂 [R. Rorty]）之外。對於這一點，我必須坦言，長期在一片後現代精神席捲學術界的氛圍下，Nussbaum 以這麼嚴厲的字眼批

評「大師」，算是極為少見的。

她能這麼做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堅持蘇格拉底教育精神中自我檢驗的部分。她認為，透過理性論證，我們可以探討所有與人相關的議題。邏輯論證足以做到這些，而且沒有任何題材能夠不受到它的檢驗。她也指出，這一方面的堅持，說明美國哲學家依附在後現代精神下的為數不多，然而真正傷害卻發生在大學中的其他領域中。最嚴重的地方是，後現代學者質疑理性的應用範圍，甚至指出連邏輯論證都有侷限性。邏輯被理解成為社會文化下的產物，有其原始出現的脈絡。這些脈絡將少數族群、婦女，甚至非西方文化的生活脈絡區隔在以邏輯論證為主導的生活脈絡之外，然後強調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一旦相遇時候所出現的權力關係。因此，後現代學者往往以權力在社會運作的結果，宣稱全面地解釋了現代性的結構，也為從理性論證追求真理與客觀性的理想，提出了負面的看法。Nussbaum 認為這是錯的思維，不值得一顧。

美國的通識教育是針對所有的人所提供的。它雖然透過哲學思考與自我檢驗的方式追求真理與客觀性，但這個追求並不因此而設定一個規範行為的判準。正好相反，美國通識教育的精神講求針對每一個人的情況，提出設身處地的檢驗方式，並因而呈現出多元的精神，也不認定任何型態的思維方式為權威。在追求作世界公民的期待下，美國的通識教育以追求多元，尊重差異的精神，將世界的豐富性納入教育的主軸，同時也將理性論證的道理，貫穿於所有人的心中。只有在這種集結理性與多元於一體的教育中，美國能夠持續在追求高素質公民的高等教育中發展茁壯成為民主的典範。

為了維持與更進一步實現美國這個民主典範，Nussbaum 認為現今美國應當擴增多元性的追求，必須在通識教育中呈現世界的

多樣性。面對這方面的追求，美國許多大學逐步將多元文化的事實，引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徹底落實從哲學教育所衍生出來的通識教育。因此，本書提出了五種「少數文化」作為代表，分別代表本書的第四章〈非西方文化研究〉、第五章〈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第六章〈婦女研究〉、第七章〈人類性行為研究〉、第八章〈教會大學中的蘇格拉底〉。這五章的內容，主要在於透過先前分別闡述哲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理念之後，從「世界」、「美國」、「他者」、「內心」，以及「傳統」這五個角度，分別檢視美國高等教育現今在從事多元教育所呈現的具體成就。這些少數文化，有的是美國在過往的教育環境中忽視的部分（例如非西方文化、非洲裔文化、女性研究），有的則是新環境所揭露出來的議題（例如人的性傾向、宗教的包容）。這些新的題目，在蘇格拉底式的理性論證中，不但呈現出它們的重要性，也立即獲得理性論證的青睞，以寬容的態度將它們列入通識教育的課程，讓多元教育的根基能夠在美國高等教育的學園中成長茁壯。

最後，我非常誠摯地推薦《培育人文》這本書，因為它不但能夠讓我們認識美國的高等教育支撐這個國家成為一個泱泱大國的原因，也告訴我們受教育的目的在於將自己訓練成為一位有責任感的公民。對於我這一位從事哲學教學工作的人而言，這本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 Nussbaum 從非常嚴密的論證過程中，不但闡述古代哲學對於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與意義，更能夠清楚地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思考方式。我必須說，在一片強調多元與差異的環境中，她不但堅持追求真理與客觀性，還能夠讓所有的讀者在這一片堅持中，深刻地體認只有來自理性論證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也只有發揚通識教育的大學，才能夠為國家教育出完善公民所組成的民主政體。雖然這只是一本書，但其中所包含的智慧超越兩千年，歷久彌新！